

我是一個佛教徒

陳素秋

第一次接觸佛教經典時，沒有特別的感觸，好似那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或許這就是一種以因果報應來說的前世已種的因，今世得享此果。

最令我立即有所行動的便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句話。吔！多麼簡便易行呀！只要屠刀一放，我便是佛呢？然而誰知自己身上所懷的屠刀竟不止千萬把，把把鋒利，有憤怒，有妬嫉，有誑語，有報復，有私慾，有殺生……。

有時亦會懷疑既然有因果，那麼這一世或來世所為如何？啊！這就是了。必也無因無果，必也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這就是佛嗎？因此佛不只是老師，不只是一株樹或一座林，不只是一位賢者。但也不是老師，不是一株樹或一座林……

如果一切無需造作，那麼這一世便應是消極，應是枉然嗎？這是某部份接觸佛教的人最大的疑問。於是上天或下地獄變成了人生的目標。為善，為惡只求能上天而不下地獄。（當然我也有過這樣的疑問）。可是我的上師告訴我，每個人都有佛性存在，只是如有明鏡蒙塵，沒有拂拭，光芒便無從發散。既然每個人都有佛性，那麼現世便已經是個佛的世界，我們

何不以覺醒的功夫，發覺燦爛的本性，同時亦使他人之佛性顯現？如此世界，必也無爭，無惡。「人」生的目標便是積極而長遠，那來的枉然？每思及此，如果有妄念，就觀想自己是個通體透明，能發射光芒的水晶，斷己念，亦斷他人之念。

又因長期受心理學的訓練，與佛經相配合，更容易明瞭他人對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因自己所發出的訊息而得到的反應。如果使用嫌惡，怨恨的眼光去觀照他人，他人必惡眼視之；如果以擁抱，體恤的態度去觀照他人，必也有相對坦然親切的反應。

於是在面對他人因有執著之心而造成「我」的困擾時，「我」便開始做這樣的祈求。我祈求自己去尋找如何以較和緩的方式去面對他人的執著；也祈求自己的執著能夠慢慢減低。祈求自己有相當的智慧去明瞭執著的本因，也祈求對方的智慧能相對地增長，甚或加倍的增長以明白他的執著。當然不是每次我都能如此定靜地去觀想。可是常如此做，我便不必去「忍」，因為我無所可忍。忍是勉強的，忍是一付鎮痛劑，事、物的本體仍然是存在的。

從前是面對困境時，特別會反省

自己。想想是否自己惡念及惡行太多以致遭受惡果，於是趕緊在佛前悔過；或因有病痛，便向佛祈求賜給力量，賜給良方。但最近，有另一種想法。認為，如果我只是苦痛時才會去面對佛，那麼佛必也是苦痛；若這大千世界，衆生都向佛去訴求，每日佛所面對的便只是哀聲遍野。何不將我每日所發「掘」的喜悅，亦是一併給予佛，祈求佛讓這種喜悅能散佈更廣，更遠。

對物質及金錢的看法又如何？我了解自身是充裕的。幼時，父親所賺的錢不多，但我總是擁有最好的，也擁有最多的愛，父母，兄姊都疼愛有加。往後就了業，發現賺錢非難事，只是不論一分一毫都要盡心力而已。若有盡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四十去辦的事，而得到不少的報酬，事後發現其中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六十的收入，都是輕易而草率的用掉。哈！這也是一種告誡。因此我便無懼於窮困，但也無貪於錢財。在所謂施捨上，我不是很大方，但也不是不捨。或許不該有差別心，但目前比較傾向於有選擇性的佈施。略約記得有位佛爺的傳記提到：「蒙人若佈施，往往不問錢之去處，漢人則要將名字刻於廟宇之樑柱上，並且關心錢的用途；這不

是好、壞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差異」，佛爺的話具有含蓄的美感，我這中原人是否劣根未除？

遺失物品而懊惱人人皆會。直到有一天我將母親將十年長久存放而送給我做結婚戒指的天然紅寶石遺失時，我有了改觀。首先我祈求失物能夠尋回，因為那代表母親的愛，可是母親的愛不是一直都在身上，撫慰著我嗎？又想誰要拾了去，真會高興萬分吧！可是設若他不知那是天然寶石，不知其價格不凡，那不是很可惜嗎？轉念又想，只要拾得人能高興也是好事啊！既然幾十年來母親不曾配戴過，我自己又不是很想戴，掉與不掉又有何別？假使丟入垃圾筒，那不是又回歸自然了？原來也只是一些好利之人，以及我這種重修貌而不修心的人，才想到去開採它，去配戴它，就這般思緒波濤洶湧。究竟多少比紅寶石珍貴的東西，我都不曾擁有過，不也泰然度日？多少比紅寶石持之久遠的理念，我還不是讓它們逝去如流水？質能不滅定律不只是物理學的理论，應是宇宙的永久法則。

對了！「遺失」的聯想可以更深入，「生命」的得失在各神宗教中有很精闢的論點。幼時，母親不讓我去任何一個喪家，我也不太明瞭「死亡

」的意義，只是會見到一些長輩披麻戴孝，婦女則邊哭泣邊呢喃，訴說的都是與死者不大相關的瑣事，要不然就是一句：「你這樣去了，留下我獨去自一人怎麼辦呢？」高中時一位老師驟然去世，我與數位同學到殯儀館去哀悼，頓時無法接受人是會「死」的事實。及至誦閱佛經時，方才醒悟，每日在我足下死亡的螻蟻何止數百，多少聖者，仁者不也都作古了！這只是無量大千世界的一個小世界。「我」可以活在不生不滅之地啊！又記起上師所說當人在夢境時都會以為夢是真的，有時會在夢裏說他是在作夢呢？人生不也是夢一場——如果你要說是生滅的話。

當我年幼的稚子詢問我：

「媽，你會死嗎？」

「會」。

「死了變成什麼，我咬你，你會痛嗎？」

「剛死時樣子很像活人，但已沒有感覺，等過了一段時間就變爛，像院子裏的死昆蟲吃掉，就剩白骨頭。」

「我不要，太可怕了。我一個人怎麼辦？我要跟你一起死！」

「那這樣好了，我想辦法活

久一點，然後老了，我們一起死。」

「死後到那兒去？」

「到菩薩的宮殿，隨時見到菩薩，在水晶的宮殿裏無憂無慮，快快樂樂。」

「好棒喔！那我也要去。」

啊！真是抱歉，我借佛對稚子撒了個謊，誰保證我們去得了水晶宮殿？

如何對待「佛」？當我禮拜時，我會躬敬，可是當然我也會有妄想，怎麼辦呢？禮佛就是禮拜自己。我既然餓了就想吃，我當然也該明瞭按時供奉，我如果喜好美音，佛又何嘗不喜？我若偏愛恬靜，佛又何嘗不愛！我若不願虧待自己，又怎麼可能不知我好惹口舌之禍。「坐」則佛坐於頂，臥則佛臥於上。不只是主從，也不只是牽掛，明如是之心，行如是之行。

有時會有友人好問靈異之事，也好談此事，總以為有感應，有神通才是「慧根」之人。「超能力」似乎變成佛的具體論證。然而，我只記得上師曾舉一例：「在四川的山間，有位長者每日只固定唸唵嗎呢咪轟這六字，沒有其他的行為，他幫助當地的人解除困難，也要大家唸這六字；不管是唸什麼，那怕只有阿彌陀佛，你要誠心去唸，不要看別人很行，也不要以為自己不行。」懂得冗長的經典是以細密的方法去為人排難，只懂得「阿彌陀佛」四字的人，就以此四字自救或助人，神通、靈異那只是一種解數學題的別解。

這篇文章裏使用很多的「我」，實在是因為個人閱讀經典無法強記，生活的領域又有限，腦海裏只好有時天馬行空一番，邀稿的同學說要放入專欄談「禪」的篇幅內，我心中只覺有趣。因為我沒有禪修的功夫，亦沒有禪修的經驗，將來是否會覺，就不知道了。只知道反正要做的是拋磚，就算是空心磚也聊勝於無。

